

我所認識的紐約黃氏宗親會過去、現在與未來

黃宏達

本人十二歲來美，匆匆不覺已有五拾多年之久，與紐約黃氏宗親會關係也斷斷續續地超過半個世紀。先父祐華公生前不論工餘或退休後大部份時間都在會中渡過，或為本會服務、或與鄉親父老敘舊談歡，消磨時光，每每樂在其中流連忘返，甚至有時做到以會為家。正因如此，我自幼便飽受庭訓，了解到當時的公所或宗親會在海外遊子心中的重要性及倚賴性，同時也在當年跟隨先父進出宗親會活動時，有幸聽到眾多父老叔伯言談中對宗親會及黃氏太祖的種種傳說。在我當時小小的心靈中，委實起了很大的影響，不單只令我知道了我的根在那裡，也認同了身為黃氏一族的光榮。

時移世易，五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父老叔伯們，俱已駕鶴西歸，而自己亦已華髮早生，英年不再。因今年適逢本會大樓重建伍拾週年誌慶，會眾共謀籌備慶祝之餘並希能出版特刊以資紀念，委以重任完成此一極有意義之工作。我奉命之餘倍感徬徨，只能一本服務精神全力以赴。因思現今宗親會結構已與半世紀前有所不同，會員們對宗親會認同及需求亦與當年大不一樣。時代在變，我們的社區也在變，所謂居安思危，究竟我們宗親會該如何應變，宗親會的未來出路又在那裡？這都是我們這一輩所需思慮的，也是所應盡的責任。

我雖然在過去數十年中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宗親會服務，但憑著幼年的記憶與及這二十多年來不斷的聯繫，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感想，因此我希望能從一個曾是目睹者與及也是傍觀者的眼中來描述一下我對宗親會的看法，希冀在補白之餘，能為宗親會留下些許點滴，也能為本族後進者提供更多一點對宗親會的認同。

在上兩個世紀變遷的巨輪中，海外的宗親會及地區性組織是當時華裔社區的中堅力量。首先是百數十年前先輩們願意離鄉別井，遠涉重洋到了新大陸，他們歷盡艱難、受盡委屈，是希望他們的辛勞血汗，能換取令他們及在家鄉的親人一個比較舒適的未來。但當他們在踏上新的陌生環境後，不論在工作、語言、生活、甚至生存上，都有很大的不便及需求。宗親會的形成，便及時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使新移民能得到適當的資訊及協助。當時的情形是鄉親“一個拉一個”，早上岸的幫助後來者，大家抱著同舟共濟，助己助人心態，重情重義、互相依賴，團結自強。所謂人不親鄉親，通過宗親會的協助，這些先輩們便得以安定下來，找到各自謀生技能及工作，很多人因此而得圓他們的“金山夢”，宗親會在其中委實擔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先輩們與祖國的連繫，也是他們在異地的護身符。但是當年先輩們都抱著是來新大陸作“過客”的心態。當錢積得差不多，或是身體及當地環境不容許時，他們都會葉落歸根，紛紛回到故土。當時的會所，因為經濟及當時移民法令所限，大致上幾全是“王佬伍”的天下，鮮見婦孺之輩。

但在二次大戰後及隨來的國共內戰，卻為海外的華僑社區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大量的華裔二戰美國退伍軍人，在戰後帶回了為數甚多的“新婚妻子”。其次，由於海峽兩岸的分裂、內亂，及種種不安定的因素，令到絕對大部份在海外謀生的先輩們，感到徬徨，產生有家歸不得的苦惱！這時千方百計留在美國生根的念頭，便順理成章地續漸成型，茁生在各先輩腦海中。而隨後美國移民法例的改變，又帶來更多華裔家庭的團聚，因此，在美國各地的“華埠”，便開始增加大量的婦女及孩童，顯得生氣蓬勃，使得華僑社區再也不是“王佬伍”的天下。宗親會在當時也開始轉型，每到會員們週休或假日，會所便會熱鬧非常，眾多族人雲集，男女老幼，各適其適地在會所中找到他們所需。

時間轉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在二戰前後抵美的先輩及其家人，大多已漸溶入美國社會，而第二或第三代的青年們，受過良好教育，亦紛紛走出華裔社區，創造他們自己的天地，更而隨著他們父輩的老去，與宗親會的交流，也日漸疏遠，對新生代來說，華裔社區已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宗親會的活動，自然也因熱心會員減少及老化而遲鈍下來。

就在這“青黃不接”期間，海外的華人社區，又迎來一次重大變化。首先是中國大陸經過各種運動之後的改革、開放，加上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各地的不穩定因素，大量的移民湧入美洲各地，擴充了各地華裔社區，宗親會也因而注入了不少新的會員。轉入二十一世紀後，這個新移民潮還是持續不斷，這本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新血能為宗親會帶來生機，但可惜的是，因整體內外環境的關係，宗親會一貫的運作，便起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上世紀的先輩，多來自四邑一帶，都有或親或疏的同宗關係，鄉誼親情自然比較濃厚，對祖宗祠堂、父老傳統，極為尊重，可說是言聽計從，同時也絕對倚賴宗親會做為他們與國內連繫及與外界溝通的橋樑。而新移民們則來自較為廣泛的地區，背景多有不同，但文化水平一般比先輩們好，在美國謀生及語言方面，會比較順利得多。更因為現在社區中各種雙語服務機構眾多，新移民來美的，有很多是來依親或退休人仕，他們在對適應及申請各種不同服務或社福方面，都能獲得妥善的照顧。再加上紐約華埠地區，寸土尺金，很多人都選擇住在其他地區的“新華埠”，無形中對宗親會的需求，也就相形減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宗親會過去百數十年來賴以“生存”的要素－與故國的連繫、為外界的橋樑、提供鄉親所需服務等，俱已不復存在，遺留下的，僅是一個供奉黃氏太祖的聯誼會所。更遺憾的是，因會員結構及背景不同關係，會議場中每因立場觀點差異而產生爭端，各持己見，甚而興訟，勞民傷財不說，更寒了很多會員的熱心，選擇遠離是非之地。此無他，我們少了一個對同為黃氏族裔的珍惜，少了一個兄友弟恭的親情體會，不能冷靜地異中求同，而選擇了意氣用事。宗親會作為一個仲裁者的影響力，也就因不斷的挑戰而削減。

有宗人提及現今社區中宗親會普遍的沒落，而感到擔憂，對我們的未來，也很不樂觀。問我看法，我是很幸運，能目睹過去五十多年來宗親會及華裔社區的各種變遷，也親身體會了宗親會現在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但我相信，現在的宗親會應還是有其存在的價值。以我為例，十二年前，當我競選“美國退伍軍人會”紐約州主席一職時，需要籌措經費(美國退伍軍人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主流社會組織，全美有二百多萬會員，但其活動與宗親會及華裔社區實在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更談不上會為宗親會帶來什麼利益)。當年在紀熾叔呼籲之下，宗親們在會議中便毫無異議地同意捐贈巨款，使我的競選更形順利。五年前，我有機會競選“美國退伍軍人會”全國總會主席一職，當時又在宗親會會議中提出，宗親會及眾多昆仲又均踴躍支持，再次捐增巨額競選經費，使我無後顧之憂，得以順利當選。試想宗親們能夠對一個數十年來並沒有為宗親會怎樣出過力的會員，對大多數新會員來說，我更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臉孔，而他們卻只為一個“黃”字，便毅然支持我而不計成果。對此，我實在感慨良多，也體會出族人對宗族的愛戴及對我的期望。一年“美國退伍軍人會”全國總會主席任內，我戰戰兢兢地走遍全美、歐洲、亞洲各地時，除了做我應做的工作外，我心中還負有一個新使命，那便是宗親會感動了我去深深體會太祖遺訓的指示，溶入我的新“故鄉”，盡我所能回饋社會，更不能忘記“親命語”、“立綱常”，不斷地求上進，希望站到社會上，以“黃”姓為榮。能在主流社會中多樹立一個華裔正面形像，提昇華裔的影響力，這便是我對宗親們熱情鼓勵的回應。我想我既然能有此想法，那麼，其他條件比我更優秀的黃氏族人，一定會對宗親會有更深的感情。

最近兩年退休下來，時間寬裕多了，才能有機會為宗親會出點微力，接觸多了，自然亦對宗親會的前途、發展有所思考、體會，用特提出幾點愚見，以供各先進參考。

首先，我認為宗親們應該調整心態，在議堂中盡量減少意識型態之爭，體會到“年深外境歎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的意義，專注關懷大家在美國的生計。我們可以談美國政治，更應廣泛地投入美國政治，以增加我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而不應為其他不相關政治環境所困擾。宗親會如果能夠針對社區環境、生活質素、及其他有關民生議題，加入社區討論，宗親會便可以形成一個能在地區上發言的團體，此或可引發更多會員的關注及參予。

其次，宗親會負有傳承先祖傳統、宏揚中華文化的使命。因此，如何吸引下一輩對宗親會認同，是一極大挑戰，而獎學基金的成立，便是一個好的出發點。加強年青一輩的向心力，在於找到一個能引起他們興趣的項目，這需要耐心及溝通。但第一步成立資料庫、創立網頁，加強年青一輩聯繫，灌輸先祖歷史及理念，我相信以今日資訊的發達，加上熱心者的推動及宗親會的支持，這應是可以做得到的。

最後，應加強組織會員資料庫，尤其是青壯年就業會員，宗親會可主動聯絡，或徵求對會務意見，靈活調度各種活動、會議時間，讓多些人能夠參加。還有宗親會在全美各大城市，均有組織，但通常除在懇親大會能與各埠代表交流外，平時似並沒有多大聯繫，而懇親是每三年一次，所以，能增加彼此溝通，研究如何參長補短來改進各自宗親會運作，亦是一可行之法。

總括而言，宗親會能歷經百數十年風雨，仍然屹立，自有其適應生存之道。而在今大樓慶祝重建伍拾週年之際，我們追思先輩之努力奮鬥，創下基業，幾經艱辛，安穩地傳到我們手裡，心中實是敬佩萬分。如今，宗親會又走上另一個十字路口，如何好好地繼承先祖遺訓，並加以發揚光大，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中茁壯，便是我們的責任。宗親們，讓我們攜手並肩，一起努力罷！